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一

樂圖論

胡部

歌

南蠻

俚獠

扶南

赤土

婆利

林邑

頓遜

丹丹

附國

投和

哥羅

闍婆

三佛齊

占城

牂柯

交趾

張蕃

龍蕃

石蕃

羅蕃

多摩長

南詔

揮國

扶婁

湯泥

彌臣 古奴 真獵

白狼 大食麻羅技

驃國 磨此蠻 胡調曲

漢樂 清樂 醯設樂

禮畢樂 九部樂 十部樂

狸獠

九真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種今呼為里人其俗尚銅鼓以高夫為貴方其初成招致同類飲會用金銀釵擊之

扶南

扶南天竺二國之樂隋代全用天竺列於樂部而扶南一貢焉因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陸一可用但以天竺樂為正而不齒樂部矣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隋八業中遣常駿何君政等使其國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吹螺擊鼓以逐之及使至也女樂迭奏併用天竺樂焉

婆利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梁天監中遣使時通焉朝貢其王姓矯陳如出則以象駕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以為樂焉

林邑

林邑國大漢日南郡林縣古越常界也其樂有琴笛琵琶五弦類同中國制度至於擊鼓以鼗言衆吹蠡以即戎此其異也

頓遜

頓遜國在嶠上梁時聞焉一曰典遜其俗多為烏葬將死親賓歌舞送於郊外焉

丹丹

丹丹國在多羅磨羅國西北其王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螺擊鼓

附國

附國在蜀郡西北漢之南夷也其王字宜緒其國俗好歌舞其樂器則鼓簧吹長笛有死者子孫則帶甲舞劍殺鬼報冤焉

投和

隋時聞焉在南海其服之南以農商為業其樂

擊鼓焉

哥羅

唐天寶至乾元中並未朝焉

閩婆

南海中東至崑崙國南王大食國西北至勃野其俗有名而無姓其樂有橫笛板

三佛齊

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命奴踏曲

占城

國之西南其風俗大抵與大食國相類每歲七月集民作歌樂樓於蒼謝天首

有胡琴笛鼓大鼓焉

祥柯

其國刻木為契擊鼓銅鑼以祀神

中來朝

作本國歌舞一人吹歌笙如蚊蚋聲良

秋來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名曰

交趾

兩越之地唐交州總管也至德中改安南

明中土豪曲承美事有其地其後黎桓繼之

化中朝言平遣宋錡王世則等充國信使又

張雄飲宴入山臨海以為娛賓之遊

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鼓噪喧嘩凡飲宴會

解帶冠以帽子帷帽以真珠為飾或自歌勸酒

其詞焉

張蕃

傳世姓張與大朝八姓龍羅方石等蕃為界其

正月一日七月一日公衙會諸蕃酋飲宴亦勸

女出嫁亦用銅鼓銅鑼焉

龍蕃

祖傳世姓龍其先名彥瑀凡遇四序稱賀

次長笛批管筚篥杖鼓其樂曲有賀聖朝大

長至於有物故者雷吉天鼓或倡挽歌焉

石蕃

石延慶居泰平州每遇四季節序會宴慶

琵琶威儀集備大鼓其曲名有願天長威天意
天下樂云

羅蕃

大留國積代以羅為姓其王每日投衙九遍
只於平川坡野間其作樂不過鳴大吹筒
舞而已

多摩長

拿長國居海島中其王之先龍子也其俗無
使貢獻其音樂與天竺同也

南詔

禪國

南詔禪國
南詔禪國
南詔禪國

亦曰四夷之樂何以作之於廟陳之於
亦曰四夷之樂何以作之於廟陳之於
亦曰四夷之樂何以作之於廟陳之於

扶婁

周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備百獸
樂更轉屈曲於指間人形長數分神怪歛忽婁可各狀
後世樂府伯存此伎其歌舞之類不可得而知然存之
通以或象祭而去之可也

渤泥

渤泥國在上都之西南大海中去三佛齊國不過四

餘程以十二月七日為歲首

聖朝太平興國中來朝其國人宴會聚樂必吹鼓吹管擊鈸鼓堂歌舞以為樂焉

彌臣

通志述彌臣國邊海之國也其主以木柵居海際中百姓皆樓居俗好音樂樓兩端各置鼓飲酒即擊之男女攜手樓中踏舞為樂在永昌城之西南也

古奴

通志述古奴國去歌管國八千餘里其人無慮黃晝夜作市舟中皆鳴鼓吹角以為樂其本城處海中

真曠

通志述真曠國在沐邑西南平扶南之屬國也其土產利則民

通志述其國在伊洛那城其俗多雜用其樂也

銀

通志述其國在永平中其國為益州刺史移移西南之屬國也

通志述其國在東觀漢記備載其國及夷人本語曰其國在

大食麻羅

通志述大食麻羅國在西南海之國也其主號亞羅亞羅其國百姓亞滿地加各厨維每年以二月為歲首其國歌樂多以胡琴吹管鳴小鼓舞唱拍亦國人性情之然也

驃國

驃國在永昌故郡高唐正元中重譯來朝獻樂凡二十

曲工三十五人其國與天竺相近故樂多演釋氏經論
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兩齊斂為起節之狀一低
一仰示尊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焉

磨此蠻

磨此蠻鳥蠻種族也鐵橋上下皆所居之地其俗好飲
酒歌舞焉

胡曲調

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胡名婆陀方調又名道
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又名越
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釋鼓耳也角調胡名涉折調又
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辯天聲也徵調胡名多婆羅調婆
羅門曰那羅延天聲也羽調胡名般涉調又名平調婆
羅門曰那羅延天聲也變宮調胡名阿詭調也平唐樂

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曰光明佛曲大威德佛
曲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龜茲
佛曲並入婆陀調也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佛曲觀法
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佛曲阿彌陀佛
曲香佛曲十地佛曲並入乞食調也大妙至極曲解
曲並入越調也摩尼佛曲入雙調也蘇密七俱陀佛曲
日光佛曲入商調也邪勒佛曲入徵調也觀音佛曲
文德佛曲婆羅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曲
入涉調也提梵入移風調也

漢樂

漢樂以杖鼓第二腰鼓第三腰鼓下調笛并拍板五色
為一部後又合醜設樂通為一部蓋起自鼓笛部也

清樂

觀開皇中顏之推上言今太常雅樂盡用胡聲請還梁國舊事考尋古曲高祖曰梁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由此觀之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歷代公襲其失如此

聖朝宜講制作削去而釐正之六頁萬世利也

十部樂

唐分九部伎樂以漢部醜樂為首外以清樂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疎勒高昌康國合為十部也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九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一

樂圖論

俗部

歌

詩上

詩中

詩下

詩上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故虞播南風之誅夏成九德之歌薛商迄周四始六義郁乎其文子夏鑒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孔子且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之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蓋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非特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者也求之古詩四言者振鷺于飛

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我
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九言
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由是觀之詩雖以情志
為本未嘗不以聲成為節也自王澤竭而詩不作後之
為詩者率以歌為名或儷乎百家之偶或準價一句之
奇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兼而
行之者陳思王而已言在耳目之前情寓八荒之外洋
乎會於風雅矣宗郊廟歌詩以三言歌青帝取木數
也以五言歌黃帝取土數也以六言歌黑帝取水數也
以七言歌赤帝取火數也以九言歌白帝取金數也凡
此率皆傳會五行之數而強合之豈感物吟志本於自
然之理哉

詩中

凡人之性憂則不能不歎喜則不能不歌歌也者
始者也然詩言志以導情歌求言以達聲舞動容以
事故嘉賓戾止歌鹿鳴之詞使臣 巡適奏皇華之什蓋
所以將厚意達誠心也自樂工奔頹鄭衛交興歷代伶
人多忘其意是以宗廟之曲大略猶存宴饌軍實其事
多喪或在芳晨美景反為窮冬悽愴之聲或人對嘉客
歡娛反作羈孤怨別之狀或歌採桑之曲而誦山居即
事之篇或詠邊塞愁苦之歌而奏安樂權遊之什流風
習俗恬不為怪是不知樂與情異將事乖但以淫聲
慢容為歌舞之妙不亦過乎傳毅曰歌以言舞以意論
其詩不知聽其聲聽其聲不知察其形斯言信矣然詩
者志之所之也先儒謂詩之為言時也誤矣

詩下

步者一日而百里之情通矣堂上之事十日而君不聞是堂上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而千里之情通矣堂下之事一日而君不聞是堂下遠於千里也古之人君知夫壅蔽之患如此於是設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建敢諫之鼓近臣使之盡規親戚使之補察瞽獻曲史獻書外箴腹賦以至百工進諫庶人臚傳猶以為未也又置採詩之官內以達民之情外以觀民之風言之於下者雖切直而無罪聞之於上者足以思省而自戒故唐虞之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三代之時道人振鐸以徇于路播之於樂足以美盛德之形容宣之於民足以鼓四方之和氣此所以天下如一家而無異俗中國如一人而無異意也

之民心 結古姑以全身遠害而已是以歌頌之聲

於下而 詩官遂廢矣漢懲其弊使行人採詩以達

大師大師則之以達天子故代趙之摠秦楚之風皆不

壅於上聞而武帝得以下究民瘼上察已道亦不為無

志於心

聖朝良 日夕頌聲交作而採風達雅之事獨可已乎

且詩者民之情性也先王因民情以為治酌民言以為

教猶 雨出於山而還雨於山水出於水而還水於水

則先王之政豈自任以嚶民哉

今 識設採 之官使天下之詩皆得以上聞如此小

人 之有以表其俗君子賦之有以達其志施之於治

足以美教化被之弦歌足以移風俗然則採詩之官其

可忽哉

秦國

俗部

歌

歌上 歌中 歌下 苦歌

歌上

音之道常與政相為流通故政治而俗康則其歌和以雅政荒而下怨則其歌哀以思是以夏政之衰宮嬪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鼓噪長歌聞者悲酸見者憂思商政之敝造糜菲之樂感比里之聲飲以長夜人不堪命途周之末曾以淫樂廢朝晉以嗜音貶國戰國苦兵樂尤哀思聞漸離之筑而沾襟聆雍門之琴而潸涕繼之秦皇肆財於鍾虛漢武厭志於新聲王莽集成而

哀厲順帝聞會而悲泣為樂若此其政可知矣既而梁
商興薤露之歌朝臣為之飲淚梁襄妻為帝莊愁眉墮
馬之飾京師為之爭効以至換搗歌于晉挽鐸歌于宋
揚伴奏于齊後庭奏于陳妾及隋唐新音變曲傾動當
世或為傾杯行天之聲或歌世俗謳謠之曲徒取悅心
志為耳目之娛而已無復止乎禮義之意也可不大哀邪

歌中

古之善歌者必先調其氣其氣出自臍間至喉乃噫其
調而抗墜之意可得而分矣大而不至於抗越細而不
至於幽散未有不氣盛而化神者矣是故聲振林木響
遏行雲者秦青也泉湧回流雙魚赴節者舒氏也大風
隨至者夏統也餘響繞梁者韓娥也動梁塵者虞公也
傳章不者王母也音傳林藪者馮乘之老人也響傳九

也由此觀之詩之所至歌亦至焉歌之所至化亦至焉
豈非人聲固有以通陰陽應物類然邪歌之為用非特
如此而已故周申喜聞之而得母則子母之道得矣百
里奚聞之而得室則夫婦之道得矣季莊作哀慕之歌
而兄弟之道得矣伯夷作西山之歌而君臣之道得矣
比干作秣馬金闕之歌而忠臣之志得矣許由作箕山
之歌而逸民之志得矣歌之於天下其妙有以通陰陽
應物類其顯有以厚人倫移風俗豈曰小補之哉

歌下

占者命歌之名大抵即事實而號之非有深遠難知之
義也故仰以取諸天則白露晨露白雲卿雲玄雲步雲
白雪南風大風之類無非取諸天也俯以取諸地則江

順元和長慶以來有李正信米加榮何甚陳意奴武宗
以後有陳幼音羅龍威通中有陳彦暉鄧牽復皆得奇
音號為善歌者也然所道非中德所詠非中音一於多
哇之鄭而已君子不取也梁元帝纂要曰古聲曲有北
里靡靡激楚流風陽阿之曲皆非正聲之樂也可謂有
志於雅歌矣漢祭遵投壺聽歌其知此數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一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樂圖論

俗部

歌

四方歌

房中歌

歌行

西漢樂章

東漢樂章

魏樂章

四方歌

昔有娥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天帝使燕夜往鳴之二女
覆以玉篚既而發視之遺五色卵二而北飛焉於是處
作燕往飛之歌實始為北音也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
妾儀於塗山之陽乃作候人子之歌實始為南音也夏
后武孔甲田於東陽蒼山天大風晦冥迷入民間之室
方乳或曰右采乃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

是必有殃后乃攜之以歸而子之後折撻斧破斷其足
遂為守者孔甲曰嗚呼有命矣夫乃作破斧之歌實始
為東音也周昭王南征荆右還涉漢梁敗殞於漢中卒
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王乃封之于西翟因追思故
處實始為西音也四方之歌雖無經見百家子史往往
備載而詳錄之世之論者又以周南召南出於南音而
秦音又出於西音豈無所傳授邪晚周風衰雅缺而妖
淫靡曼之聲益起並作遭秦苛暴樂經放失迨漢興八
十餘載武帝始立樂府採詩夜誦一時之文彬彬可紀
然雜出於街陌誦詠之鄙不純乎先王雅頌之音亦在
去取之域矣

聖朝景祐初廣集歷代詩歌而為之註其辭以郊祀為
始朝饗次之雜歌又次之亦可謂備矣然其所存者不
皆求合雅頌之音未合于仲尼刪詩之意也

房中歌

漢高帝時叔孫通制宗廟禮有房中祠樂其声則楚也
孝惠更名為安世文景之朝無所增損至武帝定郊祀
禮令司馬相如等造為安世曲合八音之調安世房中
歌有十七章存焉然其大致在聲色無復箴戒之意
與周南閔雎樂得淑女友以琴瑟鐘鼓者異矣後世歌
詩得失非特乎此故聞畫一之歌則知朝政之一矣聞
高髻之歌則知時俗之蕩矣聞嘒復嘒則知人事之樂
生矣聞何其獲則知人情之苦役矣然則後之為君可
不審哉

歌行

言樂志有清歌高歌緩歌長歌法歌雅歌酣歌怨歌勞

歌其充合於雅音者雅歌而已古樂府有豔歌行長歌
行短歌行朝歌行怨歌行前緩志歌行後緩志歌行推
歌行鞠歌行放歌行蔡歌行陳歌行其充溺於鄭音者
豔歌行而已誠能去其溺於鄭音者存其合於雅音者
其亦庶乎古樂之發也由此觀之伏羲有網罟之歌神
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堯有大唐之歌雖無
所經見要之亦不失為雅歌之古樂而已

西漢樂音

漢高帝過沛與古入父老湛樂歡哀作風起之號三侯
之章後以沛宮為原廟有歌童百二十員以相和班固
不次之郊廟之樂蓋以其樂父老之詞非郊廟所宜歌
也迨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
爰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謠以李延年為協

律都

呂合

七十

調又

聲施

夫觀聽者但識鏗鏘而不論其意欲以風動衆庶豈不

難哉苟能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誠非小功小美也哀帝

雅性不好音繁雖有放罷鄭衛之詔減樂府之員然不

知據經倣古制為雅樂其亡益乎

青陽四日朱明五日西颯六日元冥七日淮泰八日

天地九日日出十日天馬十一日元冥十二日淮泰十三日

十七日朝陽首十四日皇太后十五日華燔十六日

之中如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亦所宜上

承祖宗下化兆民之意也

東漢樂章

昔新都初獻樂於明堂清房而哀非與國之聲其爲東漢之賓歟東漢蔡邕叙樂四品郊廟神靈一也天子饗燕二也蕭子雲曰南郊樂歌二漢同用五郊互奏之至於廟樂則明帝與東平王蒼等制舞歌一曲十四句焉于世祖之廟自時厥後蓋亦有其文矣至於臨朝饗燕樂亦尤備遭董卓之亂典章焚蕩故不存焉當是時也光武喜鄭玄順桓悅非心聲靈帝耽胡樂梁商大臣朝廷之望也賓會以雍露之歌爲樂京師近地諸夏之本也嘉會以魁擗挽歌之技爲樂豈國家久長之兆也然則人主之爲樂可不戒之哉

魏樂章

魏文帝既受漢禪雖有改樂舞之名無變歌詩之實故蕭子顯曰魏辭不見疑盡用漢辭也沈約曰魏國初建世宗樂改作登歌安世又巴渝詩而已後並作於太祖之廟今安世之辭不行於世獨著渝時歌焉考之晉志漢巴渝舞有矛渝弩渝安臺行辭本歌曲四篇其辭旣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王粲更造其辭爲矛渝弩渝安臺行辭新福歌曲其述魏德時行辭一篇而已用之郊廟豈足以形容功德告於神明也哉臣觀文帝嘗出獵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劉曄曰獵勝於樂鮑勛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者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擲風沐雨不以時際哉文帝因怒而罷亦未爲能復自道之君也然則劉曄豈不爲逢君之惡之臣而鮑勛豈不爲盡忠補過之臣也

樂歌應鍾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祀四時
辟雍用夏采樂歌函鍾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
廟用周武王樂歌天鍾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
夏棊出入奏昭夏蒲國客出入奏納夏功臣出入奏
夏皇后進羞奏深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奏
夏諸侯見奏鷲夏皇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狸首大夫
歌采蘋士歌采芣其文雖具而未及施用而閔帝受
明帝踐阼雖華魏氏之樂未臻雅正天和本初造山
雲舞以備六代建德二年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其言
縣依梁二十六架朝會皇帝出入奏皇夏太子出入奏
拜夏王公出入奏鷲夏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宴
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勅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
至宣帝世前代鼓吹為歌曲十有五改漢諸朱路為

玄精季思悲翁為征隴西艾如張為迎魏帝上之回為
平實秦非離為復洪農戰城南為尅沙苑巫山高為殿
河陰上平漢東將進酒為取巴蜀有所思為拔江
陵芳樹魏禪上邪為宣重先君馬黃為哲皇出雉
子英為平東夏聖人出為擒明徽而卒至於亡者非歌
曲之舞也鐘鼓無節公私頓弊而已此武帝改樂為七
以計鍾為官而盧賁以為將亡之證也鍾下生之管即黃
鍾下生之管即黃
周而後周無成王之治後庭作於大唐而大唐無煬帝
之亂是無它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故也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樂圖論

俗部

歌

晉樂章

宋樂章

齊樂章

梁樂章

陳樂章

北齊樂章

後周樂章

晉樂章

晉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採漢魏之遺範瞻景文之
垂則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推用先代舊儀但命
傅休奕更造郊廟歌曲四十六章而已是以郊廟歌辭
有四十六曲存焉非先王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之意也
其後命荀勗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之文

先王象成之樂不亦遠乎臣嘗觀武帝命歌姬舞女奏
惟慢之樂為歡曲則撫几稱善作哀音則引巾拭淚其
者至於曲終而碎屢如意數技是不知禮有樂不可極
之戒詩有好樂無荒之說也其略也哉武帝與王公集
石傾摩火樓冷

梁樂章

梁武帝篤信浮屠氏法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
主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若輪等十曲皆述佛法號為
正樂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
焉之至於改漢曲芳樹為於穆言大梁闡運君臣和樂
休祚方遠也若此之類亦多矣欲其形容一代功德而
永福應適速亂亡而已何則佛夷人也其聲夷音也武
帝不奏中華之聲而惟夷音是求其與伊川

哉已而侯景引胡人渡江遂破臺城王通以為梁亡非
釋迦之罪者罪其崇信之過也臣嘗考梁制十二雅五
雅專於三朝用之凡容入及皇帝出閣入宁變服出四
箱鼓吹作並奏肆夏皇帝升坐黃鐘太族二箱更作肆
夏然周禮王出入奏丁夏賓出入奏肆夏是肆夏之樂
天子所以享元侯施於賓客可也施之皇帝出入變器
升坐之際不亦乖成周之制紊尊卑之序乎隋制因之
其六一也

陳樂章

陳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宏遜奏曰齊氏承宋
咸用元徽舊式惟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壇門奏
求至飲福酒奏嘉祥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
還便殿奏休成衆官並出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
所加也惟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奏肆夏普通薦蔬詔

蕭子雲改諸歌詞奏肆夏其相和引依五音第之非隨
月吹也受禪之後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詞而已天嘉
元年文帝始定圓丘明堂宗廟之樂或以雅名或以詔
名鼓吹作祠用宋曲燕用梁樂蓋取神人不相雜揉也
及後世嗣位沈荒淫佚靡所不至抑又遣宮嬪習北方
簫鼓謂之化北酒酣則奏之陳氏至此江表遂云舉宗
北歸是代北之應也豈非用夷變夏之禍歟陳之世盛
桃葉曲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櫓但渡無所苦我自
迎接汝後隋晉王代陳始營於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
江陳大將陳靈好至新林以尊北軍故後主自作新歌
詞極哀怨令後宮差人背而歌之其詞曰玉樹後庭花
花開不復久亦短祚
之明兆也可不戒哉

北齊樂章

北齊文宣初禪未遠改制至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
之樂羣臣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薦毛血奏昭夏迎送神

壇歌福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
之樂裸地奏登歌四時祭廟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
世祖吏部尚書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正公祖文穆
皇帝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高祖神武皇帝室奏武德
之樂文襄皇帝室奏文德之樂顯祖文宣皇帝室奏文
正之樂肅宗孝昭皇帝室奏文明之樂其出入之儀並
同四郊之禮至於鼓吹二十四曲皆易古名號叙今
功德漢曲朱鷺為水德思悲翁為出山車文如張為戰
韓陵上之回為於關隴擁離為滅山胡戰城南為丘武
定巫山高為戰芒山上陵為擄蕭崩將進酒為破侯景
君馬黃為定汝穎芳樹為剋淮高有所心為嗣丕基雉
子班為聖道洽聖人出為受魏禪上邪為平瀚海臨高

臺為服江南遠如期為刑罰中石留行為遠夷至化成
嘉瑞臻玄雲為成禮樂其陋至於黃雀釣竿之曲雖
不被於鼓吹然不削而去之適蕪累一代之樂矣臣觀
後主時樂工曹妙達安馬駒之徒皆所昵狎至有封王
開府服簪纓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別採新聲
為無愁曲音韻窮極於哀思曲終樂闕莫不掩涕是
不知好樂無荒職思其憂詩人所以刺唐也然則國入
于周而齊祚以喪豈無所感召而然邪

後周樂章

後周太祖迎魏武入關聲樂闕焉恭帝元年平荊州大
獲梁氏樂器乃詔曰六樂尚矣其聲歌之節舞蹈之容
不可得而詳也自宜依准成周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
星辰用古制

世